

家有书香最温馨

□姚国勇

今年4月23日,是全民阅读日。在这之前几天,我收到了一份厚礼,这就是安徽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给我的家庭颁发的首届全省“书香之家”称号荣誉证书和1000元购书券。说到书,我最有情感。读书不仅给我知识,也因为书,成全了我当年的婚姻。

那是1979年秋天,经我二姐夫牵线,我和他家邻居的一个姑娘见了面。当时,她是一家国企职工,我是大集体单位一个普通办事员。因为我人长得比较老相,与她相比,条件悬殊太大,所以对这桩婚事能否促成,心中是不抱太大希望。当时,我们家住蚌埠石油站职工宿舍,父母住一间,我住一间,面积有十几平方米。除了

一张床、一个写字台外,最显眼的,就是一个有四层格子的书橱,上面摆满了书。没有想到,正是这些书,让她对我产生了好感。每次来到我家,她都要用上几十分钟时间,浏览我收藏的图书。两年之后,我与她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婚后,由于我们都喜爱读书,有着共同的语言,生活得很美满。

3年前,我们家居住的那个老旧小区拆迁改造,搬家的时候,面对着几百本收藏的图书,如何搬,我有些犹豫了。但老伴态度很坚决,一本都不能丢。很快,她从一个老同学那里找来了几个大纸箱,将图书一本一本放进去,让它们在新租的房屋里安了家。老伴对书的挚爱,也深深地感

染了我。

这些年来,我经历了失业、就业、再失业的多次反复,不论在哪里打工,我每天所背的包里,总要装着一本书,有空闲时,就拿出来看看。从1978年8月5日至今,在知识海洋里遨游的同时,我还勤奋写作。目前已经在国内各级报刊上发表文章近2000篇。

如今,我和老伴都已经是61岁的人。书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,占有很大比重。面对安徽省“书香之家”这个荣誉,老伴和我都非常珍惜。去年9月我退休之后,闲暇时间较多,就更加刻苦读书,为的就是要让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因读书而更加充实、快乐。

粘知了

□郑学富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,我正在上小学,那时候最有趣、最好玩的就是粘知了。那时候的知了比现在多,因为那时候人们不大吃“知了龟”(蝉蛹),而现在“知了龟”还没有爬出地面,就已经被摆到餐桌上了。

俺村的后边有一条长长的小河,河堰上和河滩上长满了一排排的柳树,一到夏天柳条随风飞舞,婀娜多姿,真是美极了。柳树是知了最喜欢栖身的树种,夏季,知了把卵产在柳树枝上,秋冬之际,树枝飘落地面,经雨雪后埋在了地下。经过几年的孕育,在每年的夏初,知了的幼虫爬出地面后往树上爬,爬到树干中间便脱壳而出,知了爬到树梢上,壳便留在了树干上。“知了壳”能入药,捡拾“知了壳”成了粘知了的“副业”收入,一个暑假能卖几块钱,够我们一年的买笔和本子的费用。

一放暑假,我们就如出笼的小鸟,到村后的河边粘知了就成了我们的主要活动。先到村后的小河里割下一支长长的芦苇杆,抓一把小麦放在嘴里使劲嚼成面筋,缠到芦苇杆的一头,这就是粘知了的工具。粘知了的要领是:准、轻、快。“准”就是要看准,看准知了所在的位置、高度、方

向,测算一下芦苇杆能否够着,知了的翅膀面向的方向。“轻”就是要轻手轻脚,不能让知了感觉到,不能惊动了它,否则知了就飞跑了。“快”就是出手要快,将面筋出其不意地粘住知了的翅膀,让它无法脱身。如果能做到这三点,你就是粘知了的高手。

村后河堰上的柳树林就是知了温馨的家园和歌唱的舞台。夏天一到,知了齐聚在这里,举行歌唱比赛,知了声此起彼伏,就像合奏一首“夏天进行曲”。当时如果有选秀节目,一定能评上“好声音”。

就在此时,我们拿上“武器”,就像鬼子进村一样,悄悄地潜入柳树林。可怜的知了竟毫无察觉,还在树上尽情地欢唱着,殊不知“厄运”已降到了它们的头上,一双双“魔手”正在伸向它们。我看准知了的所在位置和方向,悄悄地举起芦苇杆伸向知了的背后,猛地一下粘住其翅膀,迅速收杆,从面筋上摘下知了,放进竹篓里。一种幸福的收获感油然而生。一上午时间,就能粘半竹篓知了。拿回家用油炸吃,喷香喷香的,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真犹如吃了山珍海味一样。

穿透心灵的感动

□段代洪

有些感动是瞬间的。有一种感动却是恒久的、深入骨髓的,随着时间的久远,愈加能够抵达心的深层,触发千丝万缕的怀想。

在这异乡之城的雨夜,我想起了远在天国的父亲。二十多年前的一幕幕,便如默片,穿透夜雨,穿透阁楼紧闭的窗,一一呈现在眼前。

那一年,石榴花开得最艳的时候,身患肝癌的父亲依依不舍地辞别了人世。

遵照父亲遗愿,那年秋天,当枯黄的叶片开始飘零大地,我和二弟捧着父亲的骨灰,踏上了送父归乡的伤心之旅。

数天后的黄昏,我们终于到达了那个叫石安的小镇。久候多时的二舅接到了疲惫不堪的我和二弟,也怀着无比凝重的心情迎接了在外漂泊多年的父亲。

天亮,父亲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里——庙堂湾。骨灰盒置放在祖房的堂屋正中,朴实善良的乡亲们闻知后,纷纷放下手中忙碌的活计,赶到堂屋,给父亲焚上一炷香。他们是那样真切的悲伤,一如母亲,一如我和弟弟。他们是把父亲看作了远游后魂归故里的亲人。淳朴的婆婆和婶婶们,把我和二弟拥在她们温厚的怀里,用粗糙的手一遍遍抚摸我们的头和脸。我们却没了言语,也早没了泪水,只是眼神滞滞地看着翻飞的木屑。大伯大叔们用了质地良好的木材,给父亲赶制棺木,他们神情专注,额际腮旁挂满了醇醇的汗水。

依照故乡习俗,出殡应在天亮之前。出殡那天,下起了绵密秋雨。八个乡亲抬着沉沉的棺木,摸着黑,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进在崎岖的山道上。我和二弟披着长长的白孝,紧随其后。临近墓地,领头的远房三舅吼起了一种十分哀伤的号子,其他抬棺和送葬的人们,也随之哼唱起来,凄婉的号子在鸿蒙的旷野蔓延着、回荡着。也就是在那一瞬间,一种感动如闪电般击中我的身体。许多天来,我没说过一句话,没流过一滴泪,然而那一刻,我却如洪堤崩决,汪洋恣肆地大放悲声。那悲声里,有多日的压抑,有对父亲的不舍,更因为深入骨髓的感动。在送殡的长队里,没有几个与我沾亲带故,甚至好些我压根儿就不认得。我突然明白了父亲为何选择故土作为最后的栖息地。父亲是对的,饱经沧桑和冷漠之后,他的灵魂只有回归故土才能得以真正的安宁,也才不会再孤单。

许多年过去了,我一直不知道殡葬父亲时,乡亲们用浓厚的乡音唱出的那些号子是怎样的内容,然而从那嗓间吼出的苍劲哀婉的调子,却有着不可抗拒的穿透力。我永远无法忘却那一刻我内心的强烈震颤,无法忘却那一刻我荡气回肠的悲哭,更无法忘却故土和故土亲人带给我刻骨铭心的感动。

唐家兄弟

□施光华

唐三唐四兄弟俩是我儿时的玩伴。一条长街,我家住西头,他们家住东头。

那时的唐家非常穷,三间低矮土墙茅草房,无像样家具,甚至半截土坯上放几块木板当作床铺。我去他们家玩时,多半被招呼坐在床铺上,因为他们家还缺少像样的板凳,不如坐在床铺上舒坦。兄弟俩优点很多,但最吸引我的地方,是他们会吹一手好笛子。我曾试图向他们学习,无奈吃不了那份苦,也没有他们那份天赋,只好作罢。一年四季,无论是勃发的春天,炽热的夏天,还是凉爽的秋天,寒冷的冬天,小镇夜晚的上空经常会传来一阵阵悠扬的笛声,令人兴奋,引人遐想……

那时大伙儿都窝在生产队上工,一天工分几角钱,连肚子都糊不饱。好在我的父亲是裁缝,生活还过得去。但唐家就差多了,穷则思变,于是他们一家人便利用所居住的地理条件,每至逢集的清晨,他们便站在通往农村的路旁收购农民赶集捎带的少许粮食,然后稍微加价卖出,挣些差价钱补贴家用。当时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和打击投机倒把,贩卖粮食属于后一种行为。好在唐家人缘好,且是小打小闹,故工商部门也就马马虎虎了。改革开放后,农民赶上好政策,分田到户,活动自由,唐三大显身手,做起贩菜生意。贩菜是个辛苦活,每天2、3点钟就得去

几十公里外的省城打货,回来后还得分拣整理,赶在人们早晨购买前出摊,其辛劳可想而知。但唐三乐此不疲,毕竟是吃过苦的人,故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而唐四则利用自身的爱好特长,干起了老本行,与别人搭伙,为红白喜事奏乐。一年冬天,我的九十多岁姑奶奶去世了,属白喜事。按当地风俗,要放鞭炮奏乐请吃热闹三天,这下把唐四累坏了。前几年我回去了一趟,唐三得知后自愿当向导,热情地领着我逛街逛公园,让我亲眼看见了家乡发生的巨大变化。末了,他指着街上一幢漂亮的小楼房介绍说,这便是我的家了,进来看看吧。我太惊讶了,嘴里直夸他:“永柏兄,你真行,你太厉害了!”当我问起其弟唐四时,他不无自豪地说,永苍也早已搬进新居,老房子改种蘑菇。耳闻目睹这一切,我从心底默默祝福兄弟俩。

然而,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。今年回老家过春节,听说唐三死了。据说是染上赌瘾,输掉几十万元后,急火攻心,想挽回损失,种了大面积大棚菜,岁数大累死了。唉,人生无常,可咋是这种结局呢?人们常说赌博行为害死人,这下真的是出人命了!如放在别人身上我说不不好,现摊在唐三头上,真替他惋惜。从小吃了那么多苦,受了那么多罪,现在家境变好了,却不料被赌博夺走了性命。